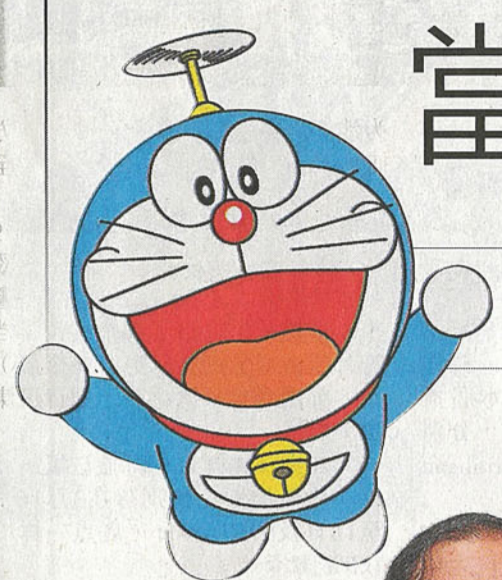


报道 葉滌穎

在经典漫画《哆啦A梦》中，总能看到胖虎和小夫追打、嘲笑大雄的情景，“哆啦A梦，救我！”这句台词无数次从他嘴里哭喊出来，然后哆啦A梦便从万能口袋拿出法宝替他解围。  
长大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欺负大雄的行为叫作“校园霸凌”。现实生活里，胖虎、小夫和大雄无所不在，在你我看不见的角落，日日上演相同的戏码，然而那些“大雄们”身边却没有排除万难的哆啦A梦，只能默默忍受，直到有一天他们也变成了胖虎，恶性循环，霸凌永不停息。



# 當孩子的哆啦A夢

## 助走★出校園霸凌



父母应多与孩子沟通，及早发现孩子是否遭霸凌。

### 詹姆士：每月至少2校園霸凌死亡案

6月10日，一名18岁的印裔少年那温疑因拒绝加入私会党，被校友围殴、灼伤、遭钝物插入肛门，尔后昏迷送院抢救，被医生宣布已脑死。（那温已于15日去世）  
然而在我国，那温并不是唯一一个被霸凌的案列。不管是在小学、中学、学院甚至大学，这类暴力事件都在上演着。  
儿童之声福利协会主席詹姆士纳亚甘向《星洲日报》表示，根据他的研究，每年有至少10万宗校园霸凌的案件发生，每个月有最少2宗疑因校园霸凌而死或自杀的案列，可是却有75%家长对孩子被霸凌一无所知。  
校园霸凌，是指一个学生长期重复地或被一个或一群学生欺压、骚扰，以致身心备受痛苦，大致分为6种形式：肢体霸凌、言语

霸凌、关系霸凌、反击型霸凌、性霸凌以及网路霸凌。  
生命线义工黄玉燕表示，除了肢体霸凌之外，如排挤、嘲笑、威胁等言语和关系霸凌，在成人眼中仅是玩笑话，对孩子而言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伤害。  
“比如形容一个女生的外表，‘男仔头’、‘只有背影还可以’，让那女孩不开心。”  
“长期积累将形成一种精神虐待，就很严重了，她会无时无刻回想起被人当众奚落的情景。除非她当下立刻勇敢还击，受伤的程度会降到很低。”

### 黃玉燕：私會黨滲入更棘手

从网上搜索“霸凌”相关的资料和视频，可从群众的留言里发现，校园霸凌与私会党脱离不开关系，有者还直指校方基于恶势力以及校誉的考虑，选择隐瞒、漠视和掩盖丑闻。  
詹姆士纳亚甘披露，他接触过的案列为霸凌者一般是学校高年级的学长，他们会在初一新生中选择相对弱的男孩作为霸凌目标。  
“他们向他要求每个月缴付30令吉保护费，如果拒付，那男孩每天被拖到角落暴揍，最后他被逼着加入，成为其中一员，在一次暴力冲突里，他被打死了。”  
他说，这些私会党在各个学校有“分会”，即使受害者转校，新学校的“分会”很快得知受害者的消息，以致于他再次成为目标。  
黄玉燕也表示，最为头疼的案例是霸凌者具有私会党背景，至今仍然不知从何下手。  
“我们尝试跟该名学生家长沟通，不料他动用背后的势力对付其他学生，反而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。”  
无奈之下，只能向警方求助。  
“警方到学校后，对学生和颜悦色地循循善诱，没有提及涉事的学生会面临什么后果，起不了阻吓作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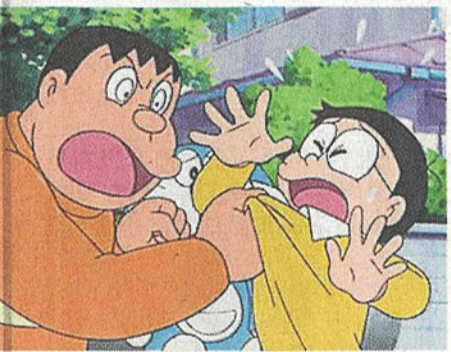


詹姆士认为，除了把校园霸凌者开除，应为他们一对一进行辅导，把他们带回正途。

李莉莉指出，家长应告诉孩子，在看到别人霸凌时，要向大人求助，应以同理心助人。

### 李莉莉：莫讓“大雄”變“胖虎”

心理治疗师李莉莉指出，每个孩子并非天生的霸凌者。  
“首先是家庭背景，霸凌者本身就遭受到很多生理压迫，尤其是儿童时期，在没有反抗余地吸纳很多压力和不满。”  
“等到他有能力反抗，某天有件事触碰到他，比如有同学激怒他，他出手打倒对方而产生一种快感。”  
为继续追寻这种快感，藉由施展暴力宣泄不满，于是渐渐变成别人眼中的“霸凌者”。



每一个“胖虎”都曾经是“大雄”，但是当发出求救信号时，没人及时察觉伸出援手，直到他们自寻解决方法时，已经成为霸凌者。

“家庭暴力不单指肢体上，还有语言暴力，加上可能在网络上遭辱骂，这些压力日积月累，总有爆发出来的时候。”  
他们也许曾向大人发出求救信号，最终发现大人根本不当一回事，只好自行解决问题。  
“这些孩子可能会想过向教师倾诉，自己被欺负、有很多不满，可教师只是听听就算，安慰几句，那他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他还是很痛苦，无法忍受了，怎么办？”  
“若他正好在家庭暴力环境下生长，又或者在媒体上接触到暴力的元素，他会模仿这个方式，找一个比他弱小的人试试，第一次成功以后，他感觉舒畅了，就养成一个‘受害者’的角色，成为一个霸凌者。”  
结果，“大雄”变成了“胖虎”。  
她解释，孩子在面临霸凌时，一般会有三种反应：一是默默忍受直到长大，二是将不满情绪以暴力方法发泄出来，三是通过辅导员，接受艺术治疗等方法抒发情绪。  
她发现霸凌者的家庭多是采用放任式教育，物质生活丰富，父母忙于工作，没有给孩子建立价值观和关心。  
“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引起父母的

关注，不管是好还是坏，慢慢升级直到父母看见为止。”  
她说，家长因为孩子霸凌的行为担忧是不可取，那会助长孩子的欲望，应该要调整亲子沟通、生活素质、家庭结构，而并非只是单纯地带孩子见辅导员。  
“还有那种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的孩子，当他遇上不顺从他的同学时，就会想教训对方，很多霸凌事件就从这种因素开始。”  
李莉莉叹道，每个人均可能成为受害者，她提醒家长应该多与孩子沟通、闲聊、多谈心事，不要等到他们表现异常才追根究底。  
“若孩子告诉你说不小心打了人，也不要当下责备，而是趁机通过说故事的方式告诉他，被打的人多伤心，打人者下场会怎样，切勿直接提到他如何如何，以让孩子有勇气向父母或教师提起。”



黃玉燕：校園霸凌的形式有很多種，除了肢體霸凌，看似玩笑的語言霸凌無形中會造成受害者的精神壓力，導致他們無心向學。

校方为声誉息事宁人  
同时她坦承，见过一些校方为了学校名声，选择息事宁人，将丑闻扫入地毯下。  
“校方和霸凌者父母会摆平班上的学生以及教师，统一口径，抹去所有痕迹，就当霸凌的事件从未存在过。”  
但是，对于被霸凌的学生而言，这无疑二次伤害，求助无门之余，还被背上子虚乌有的撒谎罪名。  
当大人做了最坏的榜样，试问孩子的价值观、社会观和世界观如何能不被扭曲？

### 圍觀者是幫兇

在霸凌事件里，一共有三个角色：胖虎（霸凌者）、大雄（被霸凌者）以及小夫（围观者）。  
“小夫们”是见证者，有时候是帮凶，亦会是受害者。  
他们当中有人为免被欺负，会加入霸凌的阵营，又或者只是冷眼旁观，噤声不语。  
“家长应告诉孩子，在看到霸凌时，要向大人求助，应以同理心助人。父母一起和孩子想办法解决，孩子能从中成长，能学会保护自己。”  
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，总有一天雪霜总会落到自己头上。  
梳邦再也防范罪案与社区安全主任陈南生副警监表示，警方接获投报后，一般先找教师谈清楚事发的来龙去脉。  
“如果是很严重的伤害，就要记录在案；如果只是误会，则是交由辅导教师进行辅导。”  
若双方家长无法妥协，不愿和解，受害一方可持验伤报告报案。  
他提到，要是犯案

的学生屡劝不改，犯案累累，已经无法通过辅导改善，送到感化院是最终的结果。  
“通常只有他一个人的话，他是不敢这么做的，很多是背后有人撑腰。”  
**恶势力入侵校园 应报警**  
记者向他提及上述私会党例子后，他建议教师或家长，一旦发现校园被恶势力入侵，要向警方投报，并告知事态的严重性。  
“之后反黑组将接手这宗案列，由他们逮捕几个头目，禁止他们在相关区域活动，再解散这个组织。”  
“正常的程序是校方先通知负责警官，由警官给涉事的问题学生举办讲座，同时一定要将问题学生的名字向教育局报备；仍无转变的话，只能让他们转校。”  
对于坚决不愿转校的学生，他提议应先将他们开除，否则他们留校将会继续招兵买马，埋下更大的隐患。

### 被霸凌者自我認知價值低

李莉莉指出，如果漠视霸凌事件，霸凌者以后还是霸凌者，因为他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就认为这是对的，价值观完全偏差。  
心理学的学术报道里显示，霸凌者行为不被纠正的话，成长后的犯罪几率高达80%，小至偷抢拐骗，大至肢体伤害，且大多只能从事偏门工作。  
她说，孩子的人格是在7岁之前塑造的，需在这段时间及时纠正行为偏差，建立正确的价值观。  
而被霸凌的孩子自我认知的价值很低，无论是学业、事业、人生观、婚姻等各方面非常自卑，或另一个极端是令他们性格扭曲，转变成霸凌者。  
詹姆士纳亚甘认为，要根治校园霸凌事件，不仅仅是让“头目”退学，最重要是要灌输孩子正确的价值观。  
“霸凌团伙的‘头目’一旦退学，校园霸凌的情况会有显著改善，可他去哪里？1对1辅导才有助他重返正途。”  
他建议，应为受害者设立一个网站或热线，为他们提供协助，同时，每所学校的学生父母应聚集一起讨论解决方案。  
他也正针对此课题筹备宣导活动，有意加入的团体或孩子遭遇霸凌的家长可拨打012-3141100（James）或012-2027600（Scot Wong）求助。  
重视、解决校园霸凌的问题，无疑是将罪恶掐灭在萌芽期。  
尽管我们没有百宝袋，关注和协助被霸凌者走出困境，也能做每个孩子的哆啦A梦，还孩子们一个平静安全的校园。